

# 闽清建县选址的传说(上)

◎ 钱庆德

“风落前后坂,双溪汇其间。贡路官堂寨,头枕官祥山。”你知道“前后坂”在哪里吗?你知道“双溪”是指哪二条溪吗?你知道“官堂寨官祥山”吗?你知道什么地方叫“贡路”吗?这一大串地名其实隐藏着一大串谜团。它与闽清建县选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前坂”就是现在的白中镇前坂村。“后坂”现在已经改称大坂,就是原闽清一瓷和白中镇田中小学周边片区。所谓“双溪”是风水师对地形形象的一种看法。两水交汇处必有结穴地,芝溪和梅溪交汇于鹿角和田中下洋。两只凤凰也停落于周边。由鹿角消防队向前坂望去。仙君山和前坂峰如凤凰展翅,前坂祖厝似落凤饮水。前坂村就坐落在凤栖处。而后坂就坐落在另一只凤凰的背上。原闽清一瓷煤气和闽清八中原来是两座秀丽的山峰,就是另一只凤凰的双翅,凤凰的头就在原一处厕所周围,面向芝溪柯洋仙,玉带环腰、面受金印也是落凤饮水的地形。

官堂寨就是原启航厝和现在理统厝,现在还有人叫官塘寨或官祥寨。官祥山可能大家就不陌生了,就是现在白中镇政府和田中村部左边一座山及周边全部叫官祥山。至于贡路,就是原白中旧街连接官堂寨那一段小路。当时一都二都通往十一都十二都,永福的官道,和闽侯县、三都、六都等地通往十四都和尤溪古田的官道交汇于此。可谓是一府四县八面通衢,十字路口交通发达,双凤缠绕风水宝地也!

至于这么多与官场相关的地名是什么来历?其中又有什么秘密呢?这就得从闽清建县选址的传说说开来了。

话说五代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912年)闽清从闽县管辖拆出单独建县。先于唐

贞元年(785年)由侯官县西十里场改为梅溪场的办公衙署暂为县署。因梅溪水甘冽清甜,溪边广种梅花遂命名梅清县。公元960年,吴越国王钱弘淑管理闽越属地,催生了一波“人闽南下干部”。

在众多的南下学子中有两个出类拔萃的浙江青年,被钱王选中派来梅清历练,寄以治闽栋梁。一人姓史名温字尚杜,浙江丽水人氏,祖籍江苏溧阳,祖上经营药材生意,因丽水盛产中药泽泻,生意使然迁居丽水。史温自小聪明好学,跟随父亲跋山涉水到处收购药材,养成吃苦耐劳性格。另一人姓周名全,乃浙江绍兴望族,自小聪明伶俐,长大后足智多谋,办事干练。

史温被授梅清县令,周全为主簿也就是师爷。两位年轻人志同道合意气风发,一同结伴前往梅清赴任,从侯官准安码头乘船直上梅溪场,忽见一泓清水注入闽江,清浊互见。温笑曰:此乃泾渭分明也,周曰:闽江浊,梅水清,乃闽清也。温道:恐以闽清为县名比梅清更为贴切。遂上报改梅清为闽清一直沿用至今。

周温二人同心协力,把闽清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拥戴有加。可惜闽清地处荒蛮,地窄人稀,少有财力,十里场也只是个乡一级机构,连个像样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后来百姓们自发捐资捐物修起了一座简陋的衙署,闽清就此诞生。

十里场地势低洼,二人上任第一年,一场大水把梅溪场全部淹没水中,冲毁民房无数,二位父母官爬到树上逃过一劫。此后又经历一场大火,把衙署烧得荡然无存。在灾后重建期间,一伙江匪洗劫梅溪场。初立县的闽清虽是县,却无城。无以抵御兵痞匪盗。二人商议:既然梅溪场命运多舛,屡修屡毁,何不另寻

选址,再筑凤巢呢?要立县必先建城,要建城,应先选址。二位听说奉政宣政里地理环境优美,无旱无涝,交通便利。遂有建城宣政里的想法。二位年轻人说干就干。二人做了工作分工,分头考察宣政里。重新论证梅溪场。史温坚守岗位,主持日常工作,顺便对梅溪场建城做进一步论证。周全前往奉政宣政里考察,一场选址建城的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起来了。

古代交通以水运为主,贯穿梅清的梅溪是全县的经济大动脉。周全和随从在梅溪场码头上岸,一路南行。只见溪水清澈见底,两岸梅花竞相绽放,鱼翔浅底,花映水中,美不胜收。梅溪水系以潭淙为主,潭潭相连淙淙似练,潭里舟楫穿梭如织,淙上纤夫号声阵阵,船动影移,人进景退,一派祥和景象。二十五里航程,半天就到奉政宣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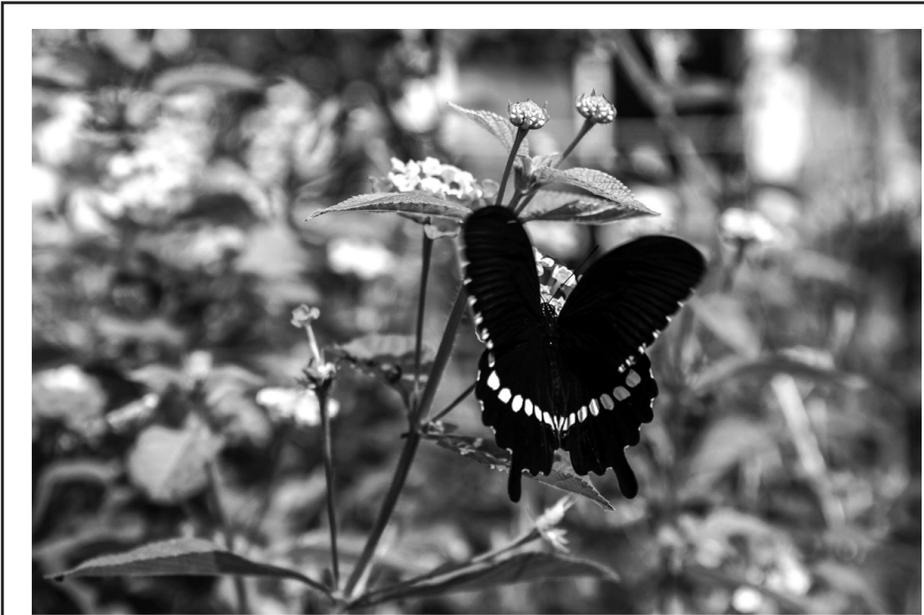
奉政宣政里民风淳朴,百姓热情大方。周全访问当地老耆老,了解物产风情,聆听各种传说,有“五回取地”“双凤双构”“太子传奇”等。他看水涨锣鼓,听仙君释道,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对宣政里建城有了十足的信心,并且画出了一张构思图。列出各种优势,附上考察报告和一首打油诗,也就是开篇偈“风落前后坂,双溪汇其间。贡路官堂寨,头枕官祥山。”

周全主张在奉政宣政里建城立县,并提出几大优势,构思图大意如下:在五峰渡口西侧修城墙,设东门,在百厅将军潭码头设西门,后坂设北门。巧妙利用半城河湾和山套设寨和城墙相连。既省钱又坚固。扩大五峰码头到百厅将军潭的官道为全城主干道,前坂为兵营城库。后坂为民居粮仓。十字路口交通便利。一府四县通衢,往西五十丈修县衙为安全防卫

修寨号官堂寨,十字路口至官堂寨修五丈大道,两旁商埠集市,五丈大道号公,后人称贡路或崩路。这就是白中旧街的前身。十字路口后面的大山做官堂寨靠山,号官祥山。此地视野开阔可俯瞰全城,在这里修个瞭望台,城下任何动静尽收眼底,这里松竹滴翠,古树参天,泉水叮咚,拟建少亭亭台就是绝妙后花园,也可做百姓休闲场所。

奉政宣政里南边两溪交汇玉带缠腰,西面芝溪水扑面而来,山环水抱,水聚天心,确是修建衙署的风水宝地。周全还在考察文本上强调在宣政里建城立县的五大优势:一、宣政里是一府四县交通要道,有五峰、鹿角、将军潭三个水陆码头,从许家寨到将军潭像玉带弯了一个大水量充沛,水面宽阔,水流平缓,可停泊各种船舶,木排,竹排。是人员和物资集散地。也是县城的物资储备保障。二、水源是建城的第一要素,宣政里双溪双汇,水量充沛,挖一丈五尺以内必有甘泉。仅官祥山下山边即可供全城饮用。三、地势平缓但排水畅通,永不受旱水患之苦。四、一半城廓一半湾。地势易守难攻,建城花费少成本低,战略纵深广与金沙里尤溪接壤。仅可两个时辰直达梅溪口。还可半个时辰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五、地理位置适中,全县各乡里到县署办事路程最理想,处理各种政务方便及时,田地肥沃富庶,民风淳朴,这里重教育重礼教。官民容易交融。况且这里有几大风水宝地不但事业顺利,且利日后官员升迁。

## 梅邑探古



蝴蝶翩跹,才知岁移

张林俊 摄

## 千桂竞发最思念

◎ 池宜凌

时间流逝于无感,但树木却会记载。“树犹如此”,就是生动明证。二十年并没有几弹指,千株桂树成林,父母同步老去,我的桂花故事,年年演绎,厚实累积。

我所植的多为朱砂桂,树体高大,枝叶繁茂,一株株高及十余米的墨绿巨伞,遮天蔽日地撑开着。每值深秋,它们都要异常热烈地开放一朵,一簇簇橙红色的花球,愣是繁星般的把茂盛的树冠打扮得金灿灿。散发的浓郁香气,把空气甜透了,呼吸之间,令人迷醉。值此花期,我常挤出时间回家,也有不少客人专程来家里赏桂采桂。

母亲就特别注意秋天,注意秋天里的桂花。花芽一分化,幽香一出现,就打电话告诉我,意思是:安排一下回家吧,我和桂花都想你了。果然就盼来我翩然归家,时而还会携来亲朋好友一番热闹。看我们流连树下,沉浸芬芳,热烈惊叹,母亲就与有荣焉地开心畅怀。

我喜欢桂花构筑的许多意境,最为沉浸的则是“桂花雨”。我赋予它三层含义:一种是真实的雨与桂花的交织。看雨线敲在叶片或击落桂花,听那妙曼的声响,感觉每一瞬都是香气四溅的画面,极唯美。另一种是落桂如雨。开够的桂花,摇摇欲坠,每一缕微风,都会导致它们翩跹纷飞。第三种便是“人工雨”。为了收集新鲜的桂花,就在树下铺一张彩虹布,用长竹竿敲打树冠,花雨簌簌而落,劈头盖脸,一下子就铺出一片橙红。母亲先在一边看我闹腾,慢慢就加进来了,把桂花聚拢,一捧一捧地装进保鲜袋里。妈妈的名字就叫“桂英”呢!

某些年我太忙,就连桂花也“喊”不了我回家。母亲便会失望,其程度总与花开的热切,花落的凄然成正比。眼瞅着桂树转色,眼瞅着花粉纷飞,眼瞅着花期流逝,眼瞅着凝香凋散,我犹迟迟不归。她就一边黯然,一边为我采收桂花。她不懂桂花茶是用鲜花窨薰传香,而以为是直接把干燥后的桂花拿来泡茶。她总是把桂花晾晒到毫无水分,香气早就流失殆尽,泡出的茶水唯余苦涩。但见及母亲晒的一大袋细细密密,数以万计的干桂花,我总能深切地体会到她无限的慈爱与宠溺。

桂花持续成长,就成了挤占空间,遮蔽阳光的树林了。特别是种在房前屋侧的,已然大面积地遮挡着阳光与视野,父母开始嫌堵。我曾想过把它们砍掉,却难以下手。直至母亲病重,免疫低下,浑身过敏,她是不是桂树太近,招了虫子,带来了毒素?我终于决心动桂花了。未及实行,母亲就离开了。这些桂树,变成了扎在心中的刺。今年夏天,我将房子附近的桂树全移到山上,把阳光与通透都还给了房子,可惜母亲没来得及看到。

国庆节,桂花盛开。我在老家待了数日,日纳其馨,夜闻其曲,又回到了沉浸花香的氛围里,但眼前总浮现母亲陪我收集鲜花,或独自采集晾晒的情景。花珠依然沙沙雨落,香气依然无尽弥漫,却在我心中构成一场不一样的雨——每一滴,都是对母亲的深深思念!

## 刘知县审慎两夹圳偷水案

◎ 张维发

水圳是农村灌溉农田不可或缺的条件,然却有上下二条并行水圳的下水圳被上圳偷水的故事。该案的纠纷,发生在十二都(上莲乡新村村)两夹圳的地方。据传当时,闽清刘知县亲临现场勘察判断,原告和被告双方和解,后被周邻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笔者在孩童时曾听闻知县亲审偷水案的佳话,近日,我动身前往实地探寻水圳遗址。二条水圳分别名为上、下新仁圳,长约5华里,位于上莲乡新村村与池园镇东洋村相隔的一座名为涓峰的大山上,且并行同一山隔交叉后变成两夹圳。上圳的水源自尤溪东洋坑涓头上游,下圳的水源自该处的涓尾下游,但上圳落差大,下圳落差小,过山隔后上圳的圳位比下圳还低,完全可以把圳的水偏引去。圳的下向不远处,就是我县(镇)级最大的涓洋水电站。

两夹圳上圳圳主是原十二都(现上莲乡)新村人,下圳水圳的圳主是原十一都(现池园镇)后村人。闻名尤、闽两县的两夹圳争水案发生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一年,适逢干旱,水利纠纷案连连告上县衙门。一天,刘知县刚判完一件争水案,又有两人争水告上堂来,接到状书一看,原告系两夹圳本县十一都池园镇后村的下圳圳主的老农,被告两夹圳十二都上莲乡新村村的圳主。按常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上圳既在上,下圳既在下,下圳水岂能被上圳偷引?因状书对事实与理由部分呈写来龙去脉交代不清,加上老农首次进衙门很是害怕,口述时结结巴巴,当即被判逐出衙门。次日,该老农又到县衙上控告,按清朝律法若有冤案,得酷刑关,而该老农却心甘情愿受酷刑皮肉之苦也要再次坚持

诉。刘知县认为:可能事实存在,否则不会空穴来风,当即通知被告上圳的圳主到衙门来,进行双方控辩,而被告辩称说:“我的圳在上,我怎么引他的水?分明是他存心诬谤好人”。刘知县见双方控辩难见分明,忽感恩师的教诲,对于审理每个案件都应“慎思详察,不可偏听偏信,而要眼见为实”的警言,又沉思:

“自古衙门威严可惧,若毫无道理岂敢轻易来县衙告状?或恐事蹊跷,宜到实地勘察后判断”,于是喝令退堂。第二日天蒙蒙亮,刘知县就乘坐八抬大轿,带着一班皂隶,鸣锣开道,前往十二都两夹圳实地勘察断案。一时轰动于闽清,尤溪两县的半县百姓,两夹圳附近围观者如堵,胜过赶市集。

那两夹圳是在闽清十二都上莲乡新村村与尤溪县东洋坑涓头山交界的一座大荒山上,海拔约600米,不说从县城到上莲的一带路途,单从上莲上到两夹圳经过的山路崎岖难行,一路上需轮换多班轿夫,于下午时分才到现地,知县虽坐在轿内也早已汗流浹背。知县下车在实地察看一番后,万分感慨地自言自语说:“下圳人的告状果然事出有因,上圳人能偷到下圳人的水,节点在于二圳在山隔交叉处变成平行的水圳,偷水是完全可以的。若不是亲临实地走一遭,免不了一桩冤案”。

刘知县看毕,当场判断:上圳圳主偷水狡赖,重责二十大板,罚款若干给下圳圳主,但念上圳所灌溉农田多而缺水,下圳水量较多可让三分之一水量给上圳,为免日后再生纠纷,立下了一块劝和石碑。之后,该处周边很大范围内的山场农田,均叫石圳山,或石圳田。至今石碑已不见,但两夹圳上的石水限尚存。

笔者是一名从事多年的法律工作者,对该案审理深有感慨,很有启迪教育意义,古代的官员尚且如此为民申冤,而现在的人们更应以人为本做好。在此作词一首:翻山越岭只为案,慎思详察不冤枉。体恤民意情可贵,公正判断万人赞。

我的老家位于闽清县十一都的一个小山村里,小时候的村子不是很大,人口也不多,而山涧溪流沟渠不可少。村里人要过岸,需要搭桥。铺设的桥面各式各样:有木头桥、石条桥、石丁步,还有水泥板桥等。大的几根木头搭建,小的铺设一块石条当独木桥。而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村里人上街要过村道长潭路上的两座小桥。

在这两座小桥里,要算第一条小桥最难走。它在离我家的不远处。一条三米宽的水渠上面,盖有一块长方形石条桥。石条狭窄,一次只能一个人过桥。别看它是一块石条,却是村里几百号人进出的交通要道。群众称之为桥,并不为过。

虽然村子后山有条县道,路途偏远,大多的是车辆通过。而村里人要上街,喜欢选择村道近路过桥,节省时间,却愁了一些老人小孩子,未敢过桥。

听母亲回忆,小时候,我爱上街,并不是我爱过石条桥。每次上街,会有糖果吃。然而,每次走到石条桥前,望着桥下翻滚的流水,心里十分害怕。好在母亲看出我的心思,便会俯下身子,让我爬上脊背,用右手兜住小屁股,站立起来,左手提着篮子过桥。一会儿,母亲说声到达,我才慢慢地睁开双眼,从背上下来。此时,我感受到母亲脊背的宽阔,仿佛是我遮风挡雨的避风港。

后来,跟着父亲上街,他与母亲做法不一样。他要我自己过桥,说以后可以到镇区上最好的学校。当时,我并不理解父亲的用意。看见那些年龄与我相同的小孩子,都是大人背着过桥,而父亲却让我自己走过桥,满是心酸。勉强拉着父亲的手跟在后面,他走一步,我挪一步,小心翼翼,没有几步,到达彼岸。有

了第一次过桥经历,让我提壮了胆子,原来过桥也是这么简单。于是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

每一次过桥,我都会积累不同的成功体验。这样,过桥的次数多了,脚步姿态自然也就成熟起来。后来,我上了街区最好的小学读书。但在第一学期,父母念我幼小,轮流护送过桥。第二学期,大人见我过桥稳健,放心地让我独自过。这时,我感到十分欣慰,一是我之前锻炼的过桥基础没有白费;二是减轻了父母对我的负担。若干年后,回想这件事,还是暗暗庆幸自己当年循规蹈矩的父亲,从小练就本领,成就后来单独上街、上学过桥的胆识。

## 儿时过桥

◎ 陈其彬

几年后,村里上学的小孩子多了,大队出于安全考虑,请人浇筑四块水泥板,盖在石条两边,拓宽至桥面三米,终于解决小孩子安全过桥问题。

走过石条桥,继续前往三百多米,到达第二条坑仔桥。坑仔桥两边各砌有一条石岸,溪面宽六米左右,铺设两块桥墩。一头靠着石岸,一头衔接中间桥墩。再仔细瞧瞧,不难发现每块靠岸的桥板边角打有一个圆孔,孔口系着一根小钢绳,分别拴在石岸背面。听父亲说,是保护桥板,至于是何原理,也解释不清楚。好在我上中学后,结合课本学习的知识,明白在物理学上叫为“力学杠杆定律规则”原理。用一根小钢绳,把物体与岸钩联结一起,让物体借助钢绳韧性

和岸钩的定力,抗拒外部对物体的侵袭。这样,可以避免山洪冲走桥板。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建桥者想出这种办法,保护公共财产,是他们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才让这座大桥二十多年来免受洪水之灾,安然无恙,造福当地百姓。

白云蓝天之下,啼鸟关关,流水涓涓。置身于桥头,我的两眼久久凝视着这座大桥,百感交集,心里十分佩服当年建造者的聪明与才智。

如果把石条桥对比,坑仔桥桥墩坚固,桥面宽阔,过桥脚步铿锵有力。当我回眸时,父亲面带微笑,接踵而至,像保护我的一名卫士。

过桥之后,沿着鹅卵石铺设的小路,走了几分钟,到达镇区街道。那时的街道五六十米长,两边建有几间土木结构的供销社。我很高兴,像猴子般乱跑乱窜,父亲怕我走失,在后面喊着“回来”。当我看见父亲双脚踏进食杂店,我立马跟上,站在柜台前,用小手拉着父亲的衣角,他似乎明白来意,买了几粒糖果塞给我。然后,嘴里嚼着糖果,跟在父亲后面,乐滋滋地过桥回家。

两年后,我上学读书。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后,背着书包,迎着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走过石条桥,跨过坑仔桥,来到学校,开始新一天的学习与生活。十二年的学习时光,每周六来来回回,风雨兼程,一天四趟茫茫路,过桥八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守候着四季美好时光,不为别的,只为那字里行间充满着人生对知识的渴望。有时候,两只脚走得发酸,坐在桥头歇一歇,咬咬牙,前行不怠,好生不倦,倍步如归。

桥是连接两岸通行的纽带,也是人们最容易交流的地方。上初中期间,和几个同学结伴而行。在那一片金黄色的秋天里,秋水盈盈,这时,我和几个同学相约来到坑仔桥。站在桥面,望着两岸田畦挂满沉甸甸的稻子,微风拂拂,仿佛向人们招手致意,一派丰收景象,再看桥下流水不息,一群鱼儿畅游着,与人一样,享受着大自然的清新景象,几个同学触景生情,思绪飘远,你一言,我一言。有的人说,长大后要当石匠造大桥;也有的认为当木匠好,能修桥铺路……总之,七嘴八舌,人言籍籍。

小小年纪,心中怀抱如此远大的理想,多么天真烂漫啊!也有的时候,同学们在桥上玩意正浓,不知哪个调皮鬼悄悄扔下土块,水花四溅,刹那间,鱼儿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溪水慢慢变浊,鱼儿看不见了,大家走过桥面,扫兴而归。然而,过桥也有不轻松的时候。春夏季节,坑仔桥时发洪水,水位上涨居高不下,人们不敢过桥。我和大家一样,绕着村子后山县道而行,多花二十分钟时间,换来上学路上人身安全。令人高兴的是,改革开放后,村里在坑仔桥旁边新建一座混凝土水泥大桥,让大桥更为坚固耐用。

岁月流逝,真情依旧。人到一定年纪,往往喜欢思旧。现在,我回到老家,却不爱走那条新路上街,依然行走老路,爱走过老路上的两座小桥……

## 梅好传说